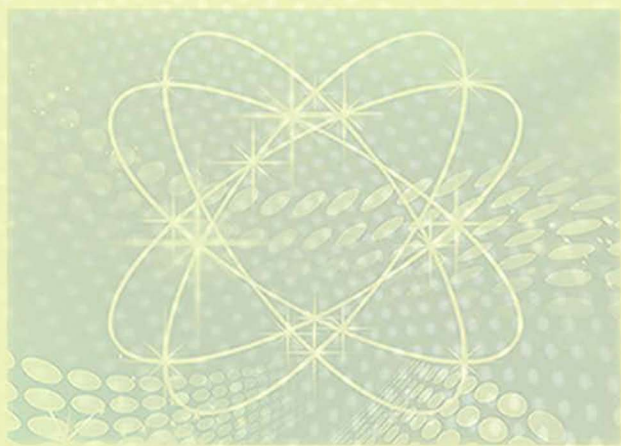


杨慎学谱

王文才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主编

四川省杨慎研究会 四川大学杨慎研究中心
新都杨升庵文化研究中心

楊慎學譜

YANGSHEN XUEPU

王文才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楊慎學譜 / 王文才著.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220-10968-3

I. ①楊… II. ①王… III. ①楊慎 (1488-1559) —

文學研究 IV. ①I206. 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199735 號

YANGSHEN XUEPU

楊慎學譜

王文才 著

責任編輯	謝 雪 鄧澤玲
封面設計	四川勝翔
內文設計	戴雨虹
責任校對	韓 華
責任印製	李 劍
出版發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樹街 2 號)
網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眾號	四川人民出版社
發行部業務電話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盜版舉報電話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勝翔數碼印務設計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張	25.5
字 數	4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220-10968-3
定 價	78.00 元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我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電話: (028) 86259453

“楊慎研究叢書”序

2017年1月26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文件表達了我們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弘揚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最新認識和最佳作為，以明確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總體目標、實現路徑，為中華優秀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標注出清晰的藍圖。

同年3月，四川省啓動實施歷史名人文化傳承創新工程。7月4日，最終確定首批十位四川歷史名人，楊慎名列其中。

楊慎是四川歷史上僅有的幾位文化巨星之一。《明史·楊慎傳》載：“明世記誦之博，著述之富，推慎為第一。詩文外，雜著一百餘種，並行於世。”簡紹芳《贈光祿卿前翰林修撰升菴楊慎年譜》末補書云：“至其平生著述四百餘種，散逸頗多，學者恨未能睹其全。”楊慎這種超常的勤奮博學，從歷史長河看，正是蜀學的典型特征之一。有人說，四川盆地是封閉口袋，我說是個聚寶盆。蜀地的大學者都是年輕時在這個聚寶盆打好實在的基礎，一出夔門接觸到外面的空氣，就成為時代的頂尖人物。唐朝人魏顥在為李白的《李翰林集》作序時說：“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為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講的就是這個事實。從司馬相如、揚雄、李白、蘇東坡、楊升菴至現代的郭沫若都是鮮明的證據。有趣的是，只比楊慎晚十九年出生的李卓吾在其《焚書》中有一段評楊慎的話：“升菴先生固是才學卓越，人品俊偉，然得弟讀之，益光彩煥發，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則已，一出人則為李謫仙、蘇坡仙、楊戍仙，為唐代、宋代並我朝特出，可怪也哉！”對比魏顥的話，相隔約八百年而聲態相同，如出一口，真是事實勝於雄辯而英雄所見略同啊！

我們從今天時代的目光來看楊慎，我覺得張秀熟老先生《最難能的偉大哲人》一文中的幾句話最言簡意賅：“每覽先生言行，輒肅然有敬意。放眼評量，先生之長受世人推崇，首在其具有凜然不可犯的大節。

堅持真理，特立獨行，不苟同流俗，一身為暴君所棄，而始終眷懷於國家民族。至其著述之富，不為私人，裕後光前，純為文化，此猶其次焉者。”秀熟老先生這八個字的文章標題和上引的這幾句話，每個字都值得我們學習研究升菴文化精神的當今後輩學人仔細咀嚼。

放開眼光，從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視野看，由優秀傳統文化哺育又在實踐中有自己發展創新的升菴文化精神，也需要我們更深入地學習挖掘。前幾天，我在2018年8月24日《參攷消息》上看到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未來簡史》的作者）的文章《2050年人類會變成什麼樣子？》，其中談到未來的教育時說：“人們需要具備厘清信息的能力，區分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是將大量碎片化的信息整合起來。”我一看覺得這話似曾相識，首先想到愛因斯坦之言：“不應否認任何理論的終結目標都是盡可能讓基本元素變得更加簡單且更少，但也不能放棄對任何一個簡單數據的合理闡釋。”我立刻又想到我們中國典籍中比愛因斯坦早兩千多年的《老子》中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這與愛因斯坦話語的根本認知精神完全相合。宋人蘇轍在《藏書室記》中解析此話時說：“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最後，我想到楊升菴先生在這個涉及人類理性認知的問題上，還有很精警的論說，如《譚苑醍醐序》中一段話：“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佛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類此的講治學之道的話，在《丹鉛別錄序》等類文章中還有很多，茲不贅引。總之，我認為，升菴先生的宏富著述和治學實踐，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無論和誰比，都是我們中華民族寶貴文化財富的重要載體之一。

20世紀50年代末，我在川師中文系讀書，先師王文才教授教我們古代文學課程，當時就知道他投入很大精力研究楊慎。60年代初，我在川大中文系讀六朝唐宋文學研究生時，又從導師龐石帚先生處知道王先生曾和他討論過楊慎著作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我在四川大學任教後，文才師主持“楊升菴叢書”編撰工作。這是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的國家級科研項目，從今存升菴著作一百六十多種中先擇四十種整理出版。老師把《謝華啓秀》和《古今風謠》兩書交給我整理、標點和補注。在老師指導下，我用幾年時間，把這兩書所有篇章和數千條詞語的出處原著找出來，然後帶着問題去通讀升菴著作，弄清情況，

解決問題。通過這項工作，使我在古籍的整理研究上得到了實實在在的磨煉，也確實培養起了對楊慎文化精神研究的深厚感情。對楊升菴著作的全面深細的研究是最基礎方略，“楊升菴叢書”的編寫出版，是積累經驗的成功實踐。

中央“兩辦”文件明確要求，要在研究闡發、教育普及、保護傳承、創新發展、傳播交流等五個方面協同推進並取得重要成果。就研究、傳承升菴文化精神而言，將開闢出一個全新時代，楊升菴研究的前景值得期待。從簡紹芳算起，楊升菴研究幾近五百年矣，前人研究的成果是後人研究的起點。今後，全面深入地研究楊升菴，是要將其放在有明一代廣闊的背景基礎上綜合呈現。為此，四川省楊慎研究會、四川大學楊慎研究中心、新都楊升菴文化研究中心推出“楊慎研究叢書”，擬每年資助出版或再版一至二種精品研究圖書，供研究者借鑒。

“楊慎研究叢書”的編撰和出版工作，必將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一宏偉工程取得更大的成果，做出更新的貢獻。

張志烈

2018年9月1日



新都升菴祠舊藏楊慎畫像

僧房達著款冬花出奇吟行
日已斜十二街頭暮雪函馬蹄
今古落誰家
升菴

楊慎墨蹟

序

楊慎對明清學術思想的貢獻

到明代，中國封建社會已進入晚期，隨着高度集中的土地佔有制，出現極端專制的君主集權，反映在思想領域裏，控制也更加嚴密。爲了穩定封建階級的頹局，挽救社會潛伏的危機，號稱“列聖心傳”的程、朱道學，把封建秩序定作永恒不變的天理，被欽定爲正統思想。至明中葉正德、嘉靖後，君主獨斷專橫，猜忌刑戮，爲前所未見；代表皇室的宦豎組織，操縱政權，勢布全國。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連續爆發，腐朽的統治搖搖欲墮，更需有一套主觀唯心理論，替獨任於心的專制制度作辯護，幻化人們的思想，引向虛無世界。遙承宋儒陸象山一派的陽明心學，更應時而興，與程、朱道學相輔而行。一時言心言性之風，籠罩天下，時君世主，擅其威權，“凡攻其說者，不加以罪，即焚其書”（《野獲編》二十五）。儘管如此，地主階級內帶有進步色彩的思想，仍然以不同方式，向着道學和心學發動進攻，形成思想領域內劇烈的鬭爭。楊慎就是其中有較大影響的先驅思想家之一，他系統地從理學的源流、積弊和餘患，聯繫到政治上的惡果，痛斥虛偽，主張實學。更因其著述之富，流傳之廣，聲勢遍及學人士子。雖然他的論點，還不徹底，但摧陷廓清，衝禁決圍，對明清學術思想，發生深遠影響。

一

楊慎批判的矛頭，首先是指向程、朱道學的末流。他說：

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

唐諸儒皆廢。（《升菴文集》四十四“三農”條）

漢人說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之，摭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升菴文集》七十一“先鄭後鄭”條）

犀利指出，宋以後學術守陋之習，遠過於前；只有一家之說，一人之言。明代早期的理學家曾經宣稱：“自考亭而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明史·薛瑄傳》）認為儒家的理論，到朱熹已繼承發展到至高至善，應毫無懷疑地遵照執行。楊慎針對這種思潮，揭露當時宋學統治下的窒息狀況：

大抵宋人之學失之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近日宋學王相，古學休囚，程文之士，習語錄謂之本領；一經之徒，尊宋儒比於聖人。以旁搜遠紹為玩物喪志，束書不觀為用心於內。一聞有言，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強者攘臂。（《與李元陽論轉注書》）

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聘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唯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升菴文集》五十二“文字之衰”條）

不難看出，明代精神領域是何等錮蔽貧乏，談學術的簡陋到只知宋人經義語錄，下至士子，昏昏盲從，更無庸論了。原因在於專斷，把人們的思想活動，限制在狹小的宋學裏，最終是以朱熹的是非為是非，以朱熹的思想為思想。楊慎在批評明代學風時，往往提到“掃滅前賢”“盡廢古人”，不過是借重漢、唐古學，作為反對宋學的手段。

南宋時期，道學方盛，陳亮曾貽書朱熹，反對劃立門戶。楊慎對此，極為讚賞：“予嘉其言，有功於士病”（《文集》七十五“陳同甫書”條）。門戶實際就是宗派，聚眾結黨，矯激沽名。於是“嗜利無恥之徒，自附於道學之名”，作為進取的資本，宋人早已洞察其弊。楊慎更直呼之為“盜儒”：“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於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文集》四十六“莊生憤世”條）這裏道破了明代假道學的真相，談的是性命道義，做的是奔利求名。更有可厭者，這幫人能得到支持，鼓動輿論，挾勢以壓一世之人；風氣的形成，根源自在統治階級之上層。有識之士，尚且壓而不服，不甘箝制，豪傑之士，勢必起而抗之。

楊慎發難，攪動了道學統治的太平領地，晚明思想界更掀起反道學的巨潮。心學一派往往藉重於楊慎的聲望，刊行升菴的著述，推尊為反道學的前鋒。萬曆間，心學巨子李贄，“掊擊道學，抉摘情僞，胥天下之為僞學者，莫不膽張心動”（《列朝詩集》閩）。他曾選批《讀升菴集》二十卷，藉以表達自己的論旨。小序中說：所謂文集者，其文的然可傳於後世，皎然如日星之炳煥，又何藉於敘讚。“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雖遊其門者尚不能讚一詞，況後人哉。余是以竊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平始末履歷之詳，時時置几案間，儼然如遊其門，躡而從之。況復有矮子者，從風吠聲，以先生但可謂之博學之人焉，尤可笑矣。”對於楊慎的品德才望，可謂傾慕之至，乃欲異世而從遊門下，但他所崇拜的，不止於慎之博學，示意已很明白了。同時，勤苦搜訪楊慎雜著，編為《升菴外集》百卷的，恰是與李贄互為“知音”的焦竑，他的編輯工作，除表彰楊慎的博學外，還表示對其學術思想的崇敬。與何心隱同被李贄稱譽為“英雄”的趙貞吉，於楊慎父子也非常景仰，不能沒有思想上的聯繫。這些反正統的異端思想家，與楊慎聲息相通，先後配合，一致向着道學進攻，儼然共視之為旗幟。下至清代，還有一段餘波，不僅李贄、焦竑的著作和《讀升菴集》被列入違禁書目，楊慎的《丹鉛餘錄》也在《禁書總目》中。可以想象，他們的思想，到了清朝，仍有活力，故為正統派所畏忌。但是楊慎絕非心學家，而且反對心學尤甚於道學。

二

正德、嘉靖前後，理學的內部出現以王守仁為首的心學，自立門戶。楊慎所謂“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剗史，驅儒歸禪。緣斯作俑，急於鳴儔，俾其易入”；一時奔名走譽者，靡然從之（《答徐用先書》），指的便是這派。心學以儒為表，以佛為裏，證性見心，空化現實，末流更鬧得烏煙瘴氣。楊慎集中矛頭，指向陸、王學派好尚空談的“簡易工夫”。

程、朱之學以窮理問學為主，易陷入縛禮繁文，講疏重疊，教條刻板；後世死守陳說，更無生氣。當時陸九淵對朱熹的認識論“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即有非議，主張“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他譏笑朱門經傳之學是支離破碎，自有合理的一面，而簡易工夫却走向另一極端，墮入絕對主觀。由於認識方法的不同，程、朱提倡研讀經傳，依照聖賢遺教去做；陸學則要求從經典中解脫出來，發自本心，不必旁求。“學苟知本，則六經皆為我注脚”（《象山語錄》）。本，就在於“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雜說》），把客觀規律混同於精神產物。所謂尊德性、離言筌，悟心性於虛無之境，和禪宗的“明心見性”無所差異，難怪“宗朱者詆陸為狂禪”（《象山學案》）。此後，“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後大”（《明儒學案》），更有所發展。守仁大談其“無心外之物，無心外之理”（《傳習錄》），成了絕對唯我主義。王門後學，竟自吹為孔、孟真傳，這股橫流，壟斷一時思潮。

楊慎基於精神不能離開物質而獨立存在的唯物觀點，認為“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書品序》），否認不依賴形器而能認識客觀事物的可能性。當然楊慎的道器，也不會超越儒家的範疇，但明代心學的虛妄，正在於棄形存神。對此他痛予抨擊：

伊川謂治經遺道，引《韓非子》“買犢還珠”，然猶知有經也。後世治經求仕者，則所謂得魚而忘筌，猶以筌為魚也。今之學者，謂六經皆聖人之跡，不必學，是無犢而欲市珠，無筌而欲得魚也。（《升菴文集》七十五“珠犢魚筌”條）

儒家的傳統理論，以六經為道之所存，其失在於專固，而陸、王一派為擺脫筌犢的束縛，從本心去追捕聖人之道，更不免於“禪寂之妄”。楊慎經常指責這種虛浮學風：

若夫逃俗叛聖者，以六經為注脚；倦學願息者，謂忘言為妙筌。（《周官音詁序》）

近日厭窮理之煩，貪居敬之約者，謂六經為注脚，謂訓詁為蛆蟲。（《瑣語》）

今之講道者，束書不觀，號曰忘言觀妙。（《詞品》“丘長春”條）

末世但謬為大言，崇尚虛文。（《文集》四十四“伐蛟取鼉”條）

那種不讀書，好高談的道理，自屬蜃樓幻境，且又欺世駭俗，自吹為妙筌，用於實際，無不敗事。楊慎進而指出：“陸象山六經注脚及糟粕之

說”，來自道士陳希夷（《文集》四十一“羲皇心易”條）：“陳白沙詩曰：‘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者之學哉！”（同上七十五“儒教禪教”條）暴露心學的實質，是儒、釋、道三教的大雜脡。歷代給陸、王學派共同定下了這樁鐵案，曾經崇拜陽明為聖學的黃綰，後來也承認道統“心傳”，本自《壇經》，“空虛之弊，誤人非細”（《明道編》）。李贄乾脆公開秘密，提出“三教合一”，連同宗教儀式也加以採用，得以風行一世。

空談心性的歪風，擴散傳染，必致務虛廢實，清談誤國。楊慎把歷史上同類的學風加以比較：

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遺落世事，指為妙道。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於談禪，其失豈小哉！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檢不止也。（《文集》四十五“夫子與點”條）

心學虛無，形同玄談，“玄言流而晉滅”（《瑣語》），那麼明人的猖狂自恣，豈不禍國殃民！顧炎武更視之為可“亡天下”，禍不止於亡國。無怪楊慎強烈主張，必須加以制裁：

道學心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無高遠玄妙之說。至易而難行，內外一者也。彼外之所行，顛倒錯亂，於人倫事理大戾。顧異巾詭服，闊論高談，飾虛文美觀，而曰吾道學，吾心學。使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無可着摸，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道喪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亂民之儔，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可以赦者也，何道學心學之有！（《文集》七十五“道學”條）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楊慎所反對，乃是假道學、假心學，而李贄他們之所以傾仰楊慎，欲藉之以為反道學的旗幟，其原因或者也在於此。

三

歷史經驗告訴人們，所謂“不涉世務”，崇尚虛浮，都是外表現象，它的嚴重危害還在於腐蝕社會，敗壞家國。楊慎透過科舉考試來論述它所造成的影響：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蠹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爲秘寶，轉相差訛，殆聞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升菴文集》五十二“舉業之陋”條）

士子習於空談性理，平時不涉經史，臨場應考，乞靈範本，經有“蠹測”，史有“策套”，破碎支離，視爲鴻寶。這種風氣，推源其由，出於道學的錮蔽思想：

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升菴文集》五十二“陸韓論文”條）

道學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蔽，未有能救之者。（《瑣語》）

這只能算是形成學弊的遠因，楊慎已言之確鑿；至於近因所在，廢居不敢議政，他却不便明言。我們略查明代的考試制度，自然會找到來歷。

明初規定，“制義”的內容是“代古人語氣爲之”（《明史·選舉志》）。禮部刻銘學宮：“國家明經取士，說經者以宋儒傳注爲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爲主……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松下雜鈔》）故爲文者抄語錄，拾腐說，雖不自遣一詞，却合乎考試要求。所謂“代古人立言”，即是重複宋儒的陳話；宋儒的舊說，又再經過朝廷審訂頒布。凡考經文四書，都以永樂敕撰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爲準，“頒行天下，爲取士之制”（《明史·選舉志》）。《四友齋叢說》卷三云：“成祖既修五經四書之後，遂悉去漢儒之說，而專以程、朱傳注爲注。”指的正是這幾部標準思想的《大全》。那麼，楊慎的反道學，訐程、朱，抨舉業，鋒銜所至，實已觸及欽定哲學和敕撰經訓。

嘉靖以後的科舉文字，王學取代程、朱，內容更爲空虛穿鑿（詳《日知錄》十八“舉業”條）。所考經義與時務，各有一套程式，如《四書程文》《五經程文》《論程文》《策程文》等（《明史·選舉志》）。這

套格式，正適應心學而生，以供改頭換尾，照抄繳卷之用，作者薈薈，不知所云。楊慎說：

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跡，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蕩魄，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呿口，此何異瞽瞍誦詩，闍寺傳令乎！（《雲南鄉試錄序》）

可知心學支配下的舉業，平日束書游談，臨文按式填塞，展轉抄襲，雜湊成篇。策套程文既為應試的奇貨，考官也從中乞討生活。所謂“通經而明理”，如此其顛倒錯亂，能通明什麼道理！這樣的考選制度，能取錄多少人才！治平之望，何堪設想！

明代的學風，決定了當時的文風，二者相配，自成奇聞：

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抵止也，可以為世道長太息矣！（《文集》五十二“辭尚簡要”條）

《茶餘客話》嘗引楊慎論舉學之弊，並就此條有所補充，卷十六“八股文壞文風文運”條云：

明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篇末大結。各抒己見，任陳論國家時事。後因功令加嚴，忌諱日甚，但許言前代，不許及本朝，久之全刪去。百餘年後，文漸冗長，凡千百餘言，庸陋支離，無惡不備。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舞單鎗鬼，一躍而上也。又八寸三分帽子，無不可套也。起語數十百言為彗星頭，長而虛空也。其篇中例用“存乎某存乎某”“謂之某謂之某”“此之謂此之謂”“浸假而浸假而”“有見乎無見乎”，或用卦名“受之以受之以”，謂之救命索。不問何題，篇篇相襲，文風安得不壞，文運安得不衰！

兩段妙文，刻劃無多，已淋漓盡致地活繪出明代制藝的窳濫，至今讀之，仿佛曾有同感。更妙在“上以此取士”，短短五字，發人深思。文風墮落到如此境地，却為當政者所欣賞，其推行心學的奧妙，自有要理存焉。

楊慎所描述的舉學衰敝，在顧炎武的記敘中得到印證：

天下之人惟知此物（案指房稿）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唯十八房之讀。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日知錄》十六“十八房”條）

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同上“三場”條，參見“擬題”“判”等條）

並概括科舉之文，“成於勦襲，得於假倩”，雖經數變，愈演愈壞。奇怪的是，晚明一些小品作家，却一本正經地歌頌時文：“其體無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二百年來僅有此文。其識見之不同，真有天淵之別。

四

矯正道學的錮蔽，心學的虛浮，將樹立什麼樣的學風？楊慎一貫主張：從博歸約，以實濟虛，即以漢學代替宋學。他說：

學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譚苑醍醐序》）

序中反復告諭，必須多聞博見，具有深厚的基礎，最後達於“精義入神”的卓約境界。概言之，求理的過程，是由博反約；博約的關係，是先博後約。他在《雲局記》中，藉喻雲雨的變化，闡述此理：“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還指出，由博而約，不是一次完成：“博學而詳說，將以反約說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曰：‘不可。’”（《升菴文集》四十五“博約”條）只有不斷廣博，纔能繼續提高。如此強調博學反約的重要，雖與朱熹的“博覽而後歸約”似有所同（詳《文集》七十五“游定夫”條），但在特定時代，各有不同的用意，也各有不同的涵義。顧炎武更把“博文約禮”總括成治學的法則，其意義與內涵，略近於楊慎之說，仍具有不同的特點。楊慎的博學，是對理學的守陋和虛浮

而發，是對古代文化各個方面進行探討。他治經不專限一藝，傳疏不墨守一家；小學之業，自古音古訓以至金石銘刻、俗語雜字，諸子之書，自儒、道、法、農而旁及天文、醫術、書畫、博物；史學則並重雜史地理、水經山圖、民族方志，文學則遍及詩歌詞曲、諺謠古辭、創作研究。“凡宇宙名物之廣，經史百家之奧，下至稗官小說之微，醫卜技能、草木蟲魚之細，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焉。”故著述之富，為明第一。

楊慎與顧炎武先後同倡博學，所倡之學，同為實學。慎之言曰：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
(《文集》七十五“儒教禪教”條)

今之學者，循聲吠影。使實學不明於千載，而虛談大誤於後人也。(《文集》四十五“夫子與點”條)

憑虛者易高，而據實者反下；翼飛者騰舉，而特立者蔑聞，是可慨也。(同上“鳶飛魚躍”條)

顯然他的治學方向，是和當時遺落世事，不涉世務的風尚，異道而行。主張學必致用於事，能切日用，能處世物，故為實學。所謂實學，更取法於宋人以前之學，即是漢學。固然，漢宋之爭自屬儒學內部兩個派別的分歧，於封建之道殊途同歸。道學提倡“去人慾”，心學也鼓吹去“心中賊”，楊慎仍然堅持“去其姦與亂”(《格物論》)，總會取得共同的語言。但是，我們必須客觀地估計楊慎學術道路在一定歷史時期的進步意義：他發動對理學的全面評議，帶來晚明思想的活躍，使學風開始轉變；重張漢學的旗幟，導致乾嘉考據的昌盛，使文化事業大為發展。

《升菴經說》列舉宋人不明訓詁、用字之義，“自用己見”，以意說經之誤。故欲明本意，“不若直從毛、鄭”(《文集》四十二“卷耳”條)，上追漢學。並指出，宋人議論之學，亦出於漢人傳注。這個道理，也合乎事實。

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捨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劇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文集》七十五“劉靜修論學”條，並注“述此條見學者不可株守宋人而略漢儒也”)